

孫批 文選

大達圖書
供應社刊行

12
S
4

婉動以明
深調
不爲主
意故
稱元長

對偶密聲
韻諸轉筆
四佳境

標點
注釋
孫評文選 卷四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史記曰帝嘗生而神靈通諸能者尚書序曰帝聰明文思孔安國曰

言聖德之遠著也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爲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是以崆峒有順

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廣成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晨曉早華封致乘雲之拜

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幾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則懼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問千歲厭世去而上帝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黃帝無殃則便辱之有封人去之幾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矜廟有拜乘雲爲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

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昔者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承之

五達之道彌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箚竈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誥寡人以夢者擊磬誥寡人以獄者振鞀

朕資奉天命恭惟永圖

爾雅曰資敬也尙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審聽高居載懷祗

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尙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也豎范曄後漢書曰靈帝燕

平中何人書朱奮國言

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毛詩曰窮泥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用賓王

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于大夫之言買遠曰稅而近之故曰于大夫也禮記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

四科之首

漢書詔策吳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實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輔

劇縣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又問昔周宣隋千畝之禮號公納諫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

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

置言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

聞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

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耒耜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爲籍田千畝髮而朱紘躬耕耒耜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爲紘

一條屬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

汜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桑鰲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之輒闢之此謂一耕而五穫

兩端也

清隴泠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欲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爲治風高誘曰治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師然肅泠風以搖長也

釋耒佩牛相訟莫反

鹽鐵論曰儒者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實刀買犢何爲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緣也兼貧擅富浸以

爲俗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攬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爰上田夫

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灌田鄭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鄭等終古烏園兮生稻與廢之術，矢陳厥謀。尙書序曰管絳矢厥謀孔安國

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郵刑，虞書茂典。尙書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郵哉自萌俗澆

弛，法令滋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法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滂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

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荊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尙書旋璣鈴曰鬼哭叩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逸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晨食與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尙書曰文王

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氏傳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永念晝

冠，緬追刑厝。墨子曰晝衣冠異章服謂之晝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徒以百鍤輕科，反行季葉。尙書

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鍤鍤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晚亂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趙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

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闕子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深澗峭如唐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子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

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大羣書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子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歌鷄鳴

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食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於闕下，稱仁漢牘。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利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亮亮小女痛父言死

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裳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

一縷紫列女傳曰縷紫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其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昌言所安

朕將親覽尙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言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願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尙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買遷通其有亡

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尙書帝曰貨遷有無化居

既龜貝積寢言龜之銷磨缺漏或復三分或至一倍也繒緇專用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綫布之品擬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築繒錢李葵曰繒絲以貴錢也管子曰凶歲

繒注曰繒孟康漢書注曰繒錢貴也世代滋多銷漏參倍復三分或至一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沔歲之貲

周書夏竦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毛萇詩傳曰瘼病也惟瘼卹隱無捨矜嘆國語祭公謀父曰勤

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上防命叩斜之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

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其未且其利無極上從之釋治鑄炭炭應劭曰鑄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絕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

器用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桓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姓賦錢壹萬餘二十萬藏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李奇曰圓卽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但赤側深

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爲錢者赤側則奸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爲之

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章昭曰軍謂母輕謂之子

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息心研慮推

變見事

對偶文轉
舒如意氣
舒而力道
也周未易及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

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司馬

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衡，有餘分一在三百零年之域，行度轉差，漫以繆錯旋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靈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迭，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爲德，夏至無刑。

說，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鄭說未詳。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言司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已見上文。漢秉素祗之徵，魏

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遠東殷道著天文官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巨其鋒。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音曰：軫，謂朕獲纂洪基，思弘至

道。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尙書序曰：恢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尙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

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尙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

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物生色白，輪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

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

尙書旋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短長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逢皇氏始出，握機短，鄭玄曰：逢皇氏

人也。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

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歌。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賢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而問鬼神之神

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恆軫。

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塗火左氏傳達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故郵貧緩賦省繇慎獄。

應邵曰繇者役也

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尚書曰四方無虞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

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之謠。

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

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

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

毛詩曰優

優百祿是邇周禮曰以圉土教罷民

登爾於朝是屬宏議。

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義

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尚書曰罔乃辟

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典曰乃命羲和

上叶星象下符川嶽。

春秋漢含學曰故三公象

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隘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于大夫習焉公孫弘

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

然後浚才受職揆務分司。

爾雅曰揆度也

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

忒。

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爲五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焉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

凝。

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堯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是甫臨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

續其凝孔安
賦曰凝成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任史至丞相十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
歷茲

以降，游惰實繁。
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實繁有徒
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
荀悅正鑒曰

食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類漢書注曰
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冤笏不澄，則坐談彌積。
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容耳
何則可修善

詳其對。
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萼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袁熹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宣孝射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真二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遠惡樹千里乎

鄉人為邑
起家立祠
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輒

飲以醇酒度之飲有言復
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文而無害，嚴而不殘。
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杜害也漢書曰傳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
民隱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城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
是以賈誼有言：「

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
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
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

未馴，秋螟不散。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都國螟傷稼大牙絲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此三禽傍有兒言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難親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化迹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豈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
言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西東散去
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

守闕爾無聞。

漢書曰吾丘壽王爲東郡尉詔賜壽王屬書曰于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豈薪櫓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

尚簡。

毛詩曰芄風機薪之櫓之毛萸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卽無時得鳥孔安國尙書傳曰簡

略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漢書詔策見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首義或曰毋爲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

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豈

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

步不可以救

火拯溺也。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

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實嬀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

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豳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

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

之力過儒生

况文史也。弃本殉末厥弊茲多。

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未賈也

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

主比文章於鄭衛。

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遇利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食則爲盜富則爲賤治世反是漢書曰重奢競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爲歌頌議者多以

爲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

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孝終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學未可與論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

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

五

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

也。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尙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綱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向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宋人失馭，淮汴

崩離。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蔡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

毛詩曰永言孝思尙書曰子惟小子若涉淵水子惟往求朕攸濟

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

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

修禮，

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爲政者疆

歌皇華而遣使，賦

膏雨而懷寶。

毛詩序曰皇華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爲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膏膏之其天下集睦豈惟繁邑周禮曰二日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

所以

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

王逸楚辭注曰獯夷也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

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擒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天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爲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

爾雅曰階因也進謀誦志，以沃朕

心。言進嘉謀當誦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擇人掌誦王志導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賈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泰山尙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

因藉時來，乘

此歷運。魏志劉虞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事之運當展永念，猶懷慚德，禮記曰天子當展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何者？百王之弊，齊

季斯甚。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遠烈掃地盡矣斷雕刊方，

經綸草昧。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斷珣而爲機蘇林漢書注曰刻音角之利與刊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道草昧宜建侯而不審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也昧昧爽也採三王之禮，冠履

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植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員論語曰釋譖草創之管

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

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蕘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蕘愀然

疚懷，如憐赤子。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惜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

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追遠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

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欽財賄七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三王賓王已見上文斯理何

從，佇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俟其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禮記孔閉戶自精，開卷獨得。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入市也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

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數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尙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

聽餘閑無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

蔡邕善肱碑曰至
德動俗邑中化之
昔紫

長

雖德慚往賢，業優

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至師衆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新序曰郭瑰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馬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魯哀

輜輶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輒軒紫轂填街陌說文曰耕車前衣後爲轆轤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捨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

言古者收斂不
及於道者故天

下太平而鳳凰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惑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尙書周公曰攸罔弇弗及弘獎之路斯旣然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于文

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

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

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

規地曰青蒲植于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波難之敢諫

爭也

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毛萇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

受弗弘。

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

左氏傳子孫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

也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言語左右事

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於士民之上

詔不得以

敕令除

睡眦有違論輸左校。

漢書曰原涉好殺眦睡於廳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父

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調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擢咸爲御史中丞後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爲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

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

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

漢書景帝問鄧公曰夫鼂錯患諸

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

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聲類曰讜善言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

表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

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駁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

薦禰衡表

表

是事安漢
之局開魏
習之派者
以萬士意
有起結照
應有次序
原委是義
章之定式
接出本人

實其可用

孔文學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葬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

臻。尚書云帝曰嚶咨若時登用又曰有能熙帝之職班固漢書述曰嚶咨熙載羣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響響之應聲也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祖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維嶽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

初涉藝文，升堂覩奧。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壘謂于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鶩得一士若鶩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操中正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

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問欽猪大夫寡人何如主也在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史侯

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微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

直曰哉史魚厲節曰厲高也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盾子曰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也來帶立子朝

觀者為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孟步寸切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

說得聲價
自高驚奇
士必不出
常人語
言月之必
有效也

收緊一筆

結遠寓意

忠誠之志
結於胸中
自然流出
便何至文
規矩繩墨
亦何當無

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類而制其命說文曰詭實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我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

牽致勁越，軍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王其欲令入北朝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縛南越終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藉小者爲冠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

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學少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尙書郎象以

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梁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俾彼雲漢揚聲紫微

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爲析霽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尙書曰實于四門

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

楚辭曰宮庭震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飛兔騷，鳥騷鳥騷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騷古之後

王耳秦之伯樂，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

謁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衣謁衣謁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

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卽帝位拜爲丞相後主卽位十二年卒

之可循也
前言進德
親賢之益
後言受任
結之重而總

提出先帝
一段為主宰
爲關鍵也此

開口便見
當事與復
御先用聽
下先治人
而後外事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

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爲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書上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此曰父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

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

之與禕俱爲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蜀人。

也。建興元年，爲中郎將。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

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結懇親賢
六句此段
自敘重在
興復語自
有身大事
來成大功
立大功者
中郡從謹
懷

伏後遺詔
句後段即
收後段即
帶轉前段
末結三
層歸重君
下歸重君
身何等道
勁何等綿
密何等綿
帶轉前段
收第三段
收第二段

孫評文選 卷四

一六

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詔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布本衣，躬耕於南陽，說亮唐且謂秦王曰說亮唐且謂秦王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遺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

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

柯郡句町縣史記鄭義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

原。蜀雅曰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鈍也謂馬遲鈍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

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亮等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